盛京秋深

□张春田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写道:“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读这段文字时,总忍不住想:假如达夫先生到过沈阳,他大约会把这“清”和“静”再添上一个字——阔。沈阳的秋天,第一眼望出去,不是色彩,而是空。天,高得不像话;云,淡得几乎不存在。那种辽阔是从头顶一直垂到地平线的,像整座城被一只巨手缓缓掀去了屋顶,露出了真正属于北方的、赤裸的天空。

南方的秋天,我也领教过。桂花在雨里开了,香气是湿的,黏在衣袖上,久久不散。天是不肯让出来的,云厚厚地铺着,连阳光都得侧着身子才能漏下来。汪曾祺写高邮的秋,说的是“阴历九月,秋高气爽”——可那“高”是高邮水乡的高,与沈阳的“高”隔了不止一千里路。南方的秋像一封没写完的信,字迹温润,意犹未尽;沈阳的秋却是一句话说完的,干脆利落,一个逗号都不肯留。

这份天高云淡,落到地上,便成了沈阳秋天独有的气质。

沈阳银杏最盛的地方,不在公园,在辽宁大学。崇山校区那条银杏路,入了十月便成了一条金色的河。路不宽,两排银杏夹道而立,叶子从枝头一直铺到地面,连成一片没有缝隙的黄。学生们抱着书从树下走过,脚步踩在落叶上,沙沙的,像翻动一本极薄的书。阳光斜着打下来,每一片叶子都亮得透明,像被秋天亲手点亮的灯盏。我在那条路上站了很久,看叶子一片一片往下落,不慌不忙的,像这座城骨子里的那股劲儿——不争,不抢,该来的来,该走的走。南方的银杏也黄,但黄得缠绵,总要拖到初冬才肯落尽;辽大的银杏黄得干脆,一阵风过,满地碎金,第二天枝头便空了,像一个人把该说的话说完,起身就走,不留半句寒暄。

沈阳故宫的红墙,入了秋便更红了。金黄的银杏叶落在红墙脚下,一时分不清哪一笔是古人留下的,哪一笔是秋风补上去的。故宫的秋是安静的,静到你能听见落叶擦过琉璃瓦的声响。这种安静和南方的安静不同。南方的秋天是慢的,但慢得不彻底,绿叶子始终不肯落尽,总留着一丝夏天的尾巴。沈阳的秋天是不留的。霜降一过,叶子该黄的全黄了,该落的全落了,干净利落,像一位阅尽世事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走。

最让我动心的,是铁西的秋天。

老厂房的红砖墙上,爬着半枯的藤蔓。银杏叶落在铁轨上,金黄压着铁锈,柔软压着坚硬。烟囱早已不冒烟了,静静立在蓝天底下,像一支搁置了很久的笔。铁西的秋天没有悲壮,只有从容。这座城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年代,也经历过漫长的沉寂,到了秋天,它不慌不忙地把两种日子一起收进怀里,不炫耀什么,也不诉苦什么。我站在那片落叶里,忽然觉得,人的一生大概也是这样,热闹过,冷清过,到最后什么都不说了,只想安安静静地站着,看天,看云,看叶子一片一片落下来。

说到沈阳的秋天,还有一样东西不能不提——烤地瓜。天刚一凉,街头巷尾便冒出一个个铁皮炉子,炉膛里炭火通红,地瓜码得整整齐齐,皮上渗出一层黏黏的糖稀,在风里冒着白气。卖地瓜的多是上了年纪的人,裹着军大衣,手套只戴一只,另一只手不停地翻着炉子上的地瓜。你挑一个,他拿报纸一裹,递到你手里,热得烫手。掰开来,金黄的瓤冒着热气,甜得直白,香得不讲道理。沈阳人吃烤地瓜不挑地方,站在路边就吃,边吃边哈气,嘴角沾着一点焦糖,谁也不笑话谁。南方的秋天也有烤红薯,但南方的红薯太秀气,甜里带着水汽,不像沈阳的烤地瓜,甜得厚实,甜得像把整个秋天的阳光都收进了那一口瓤里。

天高云淡是景,云淡风轻是心。景与心叠在一起,就是沈阳秋天最深最真的模样。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每当我走在沈阳的秋天里,总觉得这座城比我更懂得怎样老去,怎样安静,怎样在不慌不忙中,把日子过成一道辽阔的光。

气味围城

□江颖

夏日傍晚,晚高峰时段的公交车是一座移动的铁皮蒸笼。阳光斜刺进车窗,在油腻的地板上烙下晃眼的光斑,空气里浮动着跳跃的尘埃,我坐在前排座位上发呆,倦意袭来。

车刚出站,司机就给了一脚急刹,我一激灵,倦意全无。环顾四周,但见站在我斜前方,妆容精致的中年妇女正蹙着眉,狠狠瞪了一眼刚挤上车的汉子。那汉子约四十岁出头,深蓝色工装上泛着灰白的汗渍,他感受到了中年妇女的恶意,翻愣她一眼,嘴角抽动一下,却什么也没说,轻轻向旁边移了一小步,恰好站在我的座位旁边。

就在这一瞬间,两股截然不同的气味如两军对垒般在我鼻尖轰然相撞。女子身上是浓郁得近乎霸道的香水,甜腻中带着工业合成的粗粝;汉子身上则是劳作一天后,汗水与织物纤维混合发酵出的酸涩咸腥。它们在车厢湿热凝滞的空气里迅速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一种难以名状的浑浊气息,夏日独有的、黏稠的、令人胃里翻涌的“味道”。它猝不及防,扑面而来,像一团无形的湿棉絮,死死堵住我的口鼻。

我本能地探身,一把推开座位上方的车窗。微醺般的热风刚吹进车厢,男司机便从后视镜里投来凌厉一瞥,烟枪嗓劈开满车嘈杂:“把窗户关上!热气进来空调就不顶用了!”瞬间,全车乘客的目光齐刷刷聚拢在我脸上,有厌烦,有好奇,更多是无动于衷的催促。我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慌忙拉回窗闩,脸颊发烫,只能悄悄将衣领扯高,掩住半张脸,最大限度地屏住呼吸。

这一刻,我忽然觉得,车厢里的每一个人都没错。女子有权利保持自己的洁净与体面,汉子背负着生活的灰尘与疲累身不由己,司机要维护一车人的凉爽与秩序,乘客要追求舒适的乘车体验。只是妇女与汉子各自的气味,恰巧在我的左右,筑起了一座令人窒息的围城。

车终于停靠下一站,我提前逃了下来。手机查询下一趟车,还在首站待发,至少要等二十分钟,我立刻扫码一辆共享单车。

尽管傍晚的日头依旧热辣,柏油路的余温从地面反涌上来灼着小腿,可当我蹬动踏板,微风重新在耳畔流动时,绿化带里青草的馨香,月季花的芬芳,鸟叫与蝉鸣,一股脑儿涌来。我深吸一口,大自然这般鲜活的、流动的、免费的馈赠,这才是夏日的真实味道。

单车稳稳向前,车轮沙沙作响。对于即不会开车,又舍不得打车,对气味还极度敏感的我,这一刻便拥有了整条林荫道,拥有了整个夏天。

祖国的田野,秋天的歌

(组诗)

□姚翔宇

晨 曲

一定有一种感动在清晨街路上荡漾
红旗招展。南山公园的树叶红黄耀眼
平静的人工湖,一坡酒高粱
敬献哈达的少女是否听见生日快乐歌?

那一定是《我们的田野》
山楂、苹果、大枣,还有数不清的谷物、蔬菜!
喜庆的一部分,欢乐镌刻在面庞
他把一面国旗挂在自行车上!

那些躬耕陇亩的人是有福的人
季节的交替,九月让祝福斑斓
落叶收藏全部的心酸苦痛和坎坷
没有你的爱,这世界多么荒凉
我们进入十月,啊!岁月如歌!

我们的田野

当你在村路遇见手握镰刀的女性
请你向她们致敬
我们的田野里,谷物们已经按捺不住
回家,只有回到炊烟的梦里

她们手握着镰刀
她们弯腰时,祖国在汗水中闪光
她们的身后,江山如此多娇
你不能有泪花,但可以驻足
一条收割的路,才有你今生,坦途!

我曾经和她在收割后一同晚餐
暮色里故乡的米香在荡漾
祖国呀,你的秋色如此丰盈
母亲呀,你生我一回,我就赞美你一生!

深秋的酒香

祖国,起花生的日子到了
我看过你的样子
紧紧簇拥在根的周围
酒香弥漫,你的生日莅临小村

甚至还可以焯一下红薯的茎叶
蒜汁,酱油醋。放点白糖会更好
农家的表妹全副武装,镰刀跳舞
她苗条的影子里就是最美的秋!

除了祝福就是祝福,甚至可以鼓掌
猎猎旗帜下,我微小得,像一句歌词
我不事稼穑,但丰收的讯息要告诉你,祖国!
故乡卧虎沟,你的好就是我此刻的诗行!
秋意浓,似酒。在你的爱抚下!